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本期编辑说明
发　刊　词
目　　录：

一、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欧阳历清遗稿〈1〉
二、对孙炳文烈士的片断回忆　赵之祥〈5〉
三、《孙俊明先生之死》一剧的演出　罗莼芬〈8〉
四、南溪县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儿童团　杨汝刚〈14〉
五、农民王洪发的悲惨遭遇　杨宗鑫〈19〉
六、郭伯和烈士的生平　郭仲和〈30〉
七、《张母王太夫人事略》　张质夫遗著〈36〉
八、张质夫革命史事片断回忆　刘亚琼〈43〉
九、先父张质夫在革命工作中被害和党对我的关怀　张伯琛〈47〉
十、南溪民众反帝斗争的两个片断　黄会周、罗莼芬、韩允文〈53〉
十一、南溪城乡人民的抗捐斗争　综合整理〈57〉
十二、"农暴"前的军事会议　赵之祥〈61〉
十三、外东农民起义的回忆　夏玉山、张玉成、夏仲涛、罗大兴口述。本会综合整理〈64〉
十四、回忆牟坪地区的农民起义　赵之祥〈71〉
十五、胡明鑫烈士的牺牲　综合整理〈79〉
十六、南溪县沿革的探讨　本　会〈82〉
附：征稿启事〈10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欧阳历清遗稿

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生前伟大的革命功绩，使我相别四十余年的旧属，无日不在怀念中。

我自一九一八年起，跟随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担任文书工作，直自一九二二年。在此数年之间，无论在治军之暇，或于作战艰险中，均紧跟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未尝或离。因此，得亲仰其崇高品质与革命精神。当时在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帝王朝之后，有些地方军政大权，仍为封建军阀所把持。在尔诈我虞，此争彼夺之下，而我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青年时期已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尤其在云南起义，讨伐卖国贼袁世凯的诸战役中，卓著功绩。一九一九年，率领所部，在川南大小河一带，进剿股匪，肃清匪患，救民于水火，其爱国爱民之治绩，特别显著。当其在川、滇、黔军阀割据称雄混战之际，有如此富于革命实践者，实所罕见。然为时代所限，经受挫折，不得伸其志，使爱国救民之愿为封建军阀所阻，未得更大进展，反而遭致失败。但因遭受挫折而愈益坚定志向，后之成功，实亦基于此也。

朱德委员长为人敦厚诚笃，言必信，行必果，故乐与之为友者甚众。其治军严明，爱民慈善，而士民亦衷诚拥戴。治事有暇，博览群书，通晓古今成败，其志盖亦远大矣。在

泸、南时，与孙炳文十分友善，尊孙为顾问。孙君者，学富而行洁，曾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革命，为先进人士，故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当时与之相交，实为志同道合，与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思想分不开的，并非仅重其能文也。

一九二〇年，川滇军事当局，以政见分歧，遂起战争。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是年诸战役中，均以身先士卒，克敌制胜，善战之名，震动一时。返滇后，顾品珍主持滇政，再三劝朱德任云南省宪兵司令。一九二二年春，又调任为云南省警察厅厅长。同年之夏，云南政变，唐继尧返滇，我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毅然弃职离昆，间道滇西北返川。是时跟随者，仅我等数人而已。途中艰难险阻，屡经克服，最后仍安抵南溪。

一九二二年，川战再起，由于不满当时军阀混战局面，决心离川出国，寻求革命真理，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统一富强，是年秋天便离开了南溪。

后至欧洲，得遇周恩来总理，由于志同道合，遂成革命战友。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与孙炳文烈士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均为旅欧支部成员。从此以后，在国外国内的革命实践锻炼中，以其崇高的革命品质，成为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更能贯通马列主义，竟成革命事业的千古不朽，盖有由来，非偶然也。

上述事实，我因跟随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亲聆伟教，有所熏陶。所见闻者，惟时过久；又以年迈回忆不详，致有遗缺，请加改正为感。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朱德委员长遗诗二首

一、护国岩题诗

时在民国八年

曾记项城(一)伪法苛，
佯狂脱险是松坡(二)，
清廷奸佞全民讨，
专制淫威碍共和。
京兆兴妖从贼少，
滇黔举帜义军多，
风流鞭策岩门口，
将士还乡唱凯歌。

李树堂忆录

（此诗是朱德任滇营长在护法军讨袁取胜时题于纳溪县护国岩）

二、给谭幼渭(三)的诗

南征诸将建奇功，
胜算全操在掌中，
国贼军心惊落叶，
雄师士气胜秋风。
独裁政体沉云黑，
解放旌旗满地红，

锦绣河山收拾好，
万民尽作主人翁。

注：①项城指的是袁世凯。

②松坡指的是云南护法起义的领导人蔡锷字松坡。

③谭幼湖，云南省绥江人。是朱德委员长在云南讲武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六月，由滇军第二军委任为南溪县知事。此诗是谭幼湖提供的，一九五〇年他收到朱总寄给他的信，附有此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孙炳文烈士的片断回忆

赵　之　祥

孙炳文是四川省南溪县人，出生于南溪县城中正街住宅，他是孙福昌的么儿，又名俊明。他有一个哥哥叫孙炳章，字子成。还有四个姐姐和两个妹妹。最初曾在贡生欧阳拔处读书，与同学张正琏、郭松芳等学业成绩都优秀，和张、郭的情谊甚笃。孙炳文因智敏过人，才华突出，故是欧阳老先生的得意门生。

后来，离开南溪，就读于成都、北京等地。求学期间，受了新思潮的熏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在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先后担任过成都省垣敘属联合中学校教员，遂宁师范校教员，四川省造币厂厂长。民国七、八年间，回到南溪，致力于宣传革命。曾倡办了南溪平民夜课学校，炳文烈士自己主编新教本，内容通俗易懂，延约本县教界中有见识的人士，义务上课讲学，传播了革命思想。

当靖国军（滇军）第二军混城旅旅长朱德来驻南、泸时，与朱旅长志同道合，情谊甚笃。被尊为个人顾问，共议治军救国保民大计。后以不满于当时军阀混战局面，急谋出川离国，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乃于民国十一年秋便与朱德，阙尊民等同行离川，留学德国，在留学时，经周恩来同志的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旅欧支部的成员。

民国十五年回国后，与李大钊等参加了“三·一八”惨案的学生请愿运动。以后又去广东，先在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总理离开广州后，他接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北进后，邓演达任前方总政治部主任，炳文烈士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留守广东。

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在南京反共，在上海搞了“四·一二”大屠杀，破坏了国共合作，许多地方受其势力影响，肆意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革命受到最大挫折的情况下，炳文奉调离穗，乃乘船取水道至武汉，以共挽危局，运筹应变。随同赴船的有家属任伟琨及子女五人，还有副官张斗南，秘书段雪生等。殊知在海船上，被大汉奸汪精卫的老表褚民谊认识，把孙炳文在海船的消息，出卖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及至船到上海黄埔江靠岸，遂遭警备司令杨虎密派特务与法帝国主义巡捕从船上捉去，蒋介石密令，尽速处决，数日内被暗中腰斩于龙华特务处。

烈士的尸体，是他的老表欧阳竟文（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安排人偷埋于十四埔，竟文的母亲是孙炳文的姑母。

附炳文烈士在南溪的遗诗七律三首

和橘湖翁韵

海枯石烂泪痕干，
明日黄华忍恨看，
眼界荒荒诗兴短，
心潮叠叠剑光寒，

何当俗客纷来集，
不遇奇才苦畏难，
倘赴沙场作雄鬼，
骅骝嘱此拥金鞍。

再和橘湖翁韵　二首

何故陵晨压晋军，
宝刀不老自殊勋，
请看白壁藤萝月，
化作青天纠缦云。
令子行藏夸继武，
先生忧乐逾希文，
收功文字庸堪说，
难得黄金识郑君。

年来兴味绝寒酸，
懒道河山半壁寒，
尘起遥怜双阙迥，
风飞犹作五云看。
极知管鲍不言易，
讵向韩非问说难，
烈士暮年心更苦，
羞闻德骥称双鞍。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

《孙俊明先生之死》一剧的演出

罗 莼 芬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川。宜宾将军街的国民党部（国共合作时期的党部）被捣毁，中山中学也同时被打。我从校内逃出，行李丢失，独自一人跑回李庄家里，也就没有读书了。过了暑假考入南溪中学。

南溪县城正街的“考棚”旧址，就是当时的南溪中学。是由前南溪小学校长郭士光创始的。吴小波由北京回来，郭就把中学校长交由吴小波办理，我读中二班。当时学校的大礼堂还高挂着“论秀堂”古色古香的金字大匾。前面中心教室是中一班的讲堂。门前横额是郭士光写的“走向光明之路”。“论秀堂”后面是女生院，庭中有两株桂树，我在此正遇上丹桂飘香的时节。后边是饭厅、厨房。再后面有一幢全砖封闭的高屋子，人些都喊“军器库”。它是老早皇清时代的守城军备库，平时是不开放的。我也曾进去看过，一堆堆废弃垃圾为很厚的尘土封盖，看得出有刀枪箭戟的残肢，号旗，号褂的破片，明火枪，罐儿炮，以及灰瓶，火罐等物。我当时还想这些东西作为军事武器，也曾统治过我们的大好河山。再走下去是大操场，周围是菜地。学校当时有四个班、男女同学一百二十五人。学校里也有地下组织，我就是这个团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的书记，组织叫曾诚（农民起义中牺牲），宣传是李子谷（仙临暴动后被捕入狱），女同学小组是李铁根负责领导，由熊光牒、阚思懿负责开展活动。

当时的局势，从国民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反革命大搞白色恐怖，西山会议派得势又搞宁汉合流的动乱局面。四川军阀在脱离北洋系后，又靠近了新军阀的头子，争相割据。成庆的“三·三一”，上海的“四·一二”，在中国革命大道上立下一块界石。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武汉“八·七”会议的精神号召下，更加强了地方活动。深入下层，面向农村，扩大群众组织。我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又是学术会负责人。后来扩大组织，纳入了各校的活动分子和社会青年，改名为学术研究社。大搞校内校外的宣传活动。校长吴小波是“五四”运动的新人，对办学力求改革，努力于新文化运动，对学生和进步青年，竭力支持。他首先得到孙俊明先生遇难的消息，就要筹备追悼会。他向社会上征求意见，但是在南溪，旧封建势力极其顽固，孙俊明老家有些族戚否认这个事实，成为阻力。孙俊明的哥哥孙子臣是南溪的豪门巨贾，人呼孙八老爷，当时作商会会长，又是南溪国民党（国民党右派即下党部）的主持人之一。当然也是城绅门阀中的首面人物之一了。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影响地方政治。于是吴校长就只好先在校内单独举行。把他以前同孙俊明先生往来的信件，和他们的照片，以及孙先生的诗歌，文艺作品等向学生展出。礼堂内走廊上都挂满了，并亲自书写说明介绍。当时吴小波校长还将孙俊明旧作诗歌写出张挂，其中的“倘赴沙场作雄鬼”和“烈士暮年心更苦”……等句在吴校

长对学生讲解时声泪俱下，听者大为激动。我还请吴校长为我书写在手册上作为纪念。因原诗是和橘湖翁韵。我曾在外家尝听解述，略有记忆。他还在孙先生大幅像前讲述孙先生旅外的治学精神，归国以后的革命行动。这个展出活动延长到一周之久，在校内掀起了一次革命宣传教育的高潮。过后不久，孙俊明先生的夫人任伟昆引着孩子回到了南溪，在事实面前封建阻力自然退却。吴校长马上前去慰问，并邀请任伟昆先生到校公开讲演。

任伟昆先生领着孩子，在亲友陪同下来到学校，就把全校同学轰动了。都伫立于教室前，走廊上，翘首、引领、静肃相望。任伟昆先生在走进庄严肃穆的礼堂时，四周一阵热烈的掌声。暂时休息，鸦雀无声。由吴校长介绍情况后，又是一阵掌声。任先生也激动得带泪走上讲台。始而激愤、继而悲痛、历述了孙俊明烈士一生经过，说到蒋介石如何分裂革命，破坏革命，暗害同志，屠杀群众，破坏三大政策，在上海大杀工人，终于演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大叛变。孙俊明先生在广州奉党调派，取道水路到武汉工作。不幸在上海即由蒋介石密令特民逮捕，残酷杀害。任伟昆先生在携子返川途中，又受尽特务和沿途监视者的刁难迫害。随行护送的张斗南亦死于武汉。最后谈到革命前途的展望，慷慨陈词，又表现何等壮烈。同学们几番激动，几番悲泣。终于一阵热烈的掌声把任先生送出礼堂。

吴小波校长亲自写一幕《孙俊明先生之死》的话剧。吴小波写的剧本原稿是以孙先生由广州起身开始，当时还写了广州同志送别时的情况。后来为了集中表现被捕就删去了。

因此安排为船长室，孙先生寝室，和船廊逮捕，三个场面，结果经任先生参加意见集中为独幕剧。布景为前台走廊，后面是寝舱一角和休息室正面。剧情紧凑，情节突出，两派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孙炳文先生以坚贞卓绝，机智勇敢，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剧中一方，以汉奸褚民谊为头子的一伙特务，充分暴露了傲慢、伪善、狡诈、凶横等形形色色的极其丑恶的面目。始而以傲慢自得，盛气凌人的狂妄姿态而出场；继而对孙炳文烈士带有恶意的阿谀奉承，含沙射影的刁难，大耍其油腔滑调的卑鄙伎俩；再而装腔作势，对革命党人，国民革命进行挑拨离间，颠倒黑白的无耻攻击；最后穷凶极恶，以无比的疯狂，张牙牛爪，满口污言秽语，对烈士恶毒地诋毁、中伤，黑白淆乱，邪善颠倒，英雄与叛徒易位，谬误掩饰真理，民意被其强奸，历史为之歪曲。虚张声势的外貌，显然掩不住敌人内心的虚弱，一群蒋介石所豢养的特务，在狼狈不堪的景况下，卑劣地执行了主子的见不得天，瞒不过人民的肮脏“命令”。

孙炳文烈士，在整个剧情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以英勇无畏的革命气魄，慷慨激昂的语言，以全国全民的崇高利益，以无可非议的真理与革命成就的事实，一番又一番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驳倒了敌人的烂调，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孙炳文烈士，始终以严肃、庄重、机智、刚毅的风度，对敌人进行了观察、分析、驳斥还击，镇定自若，针锋相对，主动挑战。迫使敌人，时而手脚无措，坐立不安；时而

卑躬屈膝，连连点头认错；时而啼笑不得，狼狈不堪；时而狞笑，嚎叫，面目可憎。

孙炳文烈士的侃侃而谈，真理昭然，言辞锋利。阐明了"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性，赞颂了北伐战争的重要与功绩，证实了全国工农群众革命的愿望，痛斥了敌人破坏革命的卑鄙可耻。始终明确"忠、奸势不两存，革命必须彻底"一个斗争的中心场面。

在全剧中，炳文烈士，一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义凛然，正气贯太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孙炳文烈士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南溪，顿时"龙腾晚霞无色，琴山松涛呜咽，滔滔长江之水咆哮不已，南溪人民在悲愤中怀念深思"。我们相信，历史一定把人民的忠臣，载上史籍，永远尊仰；历史也应把人民的奸佞，押上斩妖台，遗臭万年。我们永远也记得烈士在被捕时最后一句话："忠奸势不两存，革命何惧洒血"！

这个革命的独幕剧，由吴小波亲自排导，赶在追悼会上演出，这一任务就由学生会和学术研究社承办。校长亲自参加扮演，并约任伟昆先生临场指导。我记得当时的演员是：孙俊明先生是吴校长扮演，任伟昆先生是包德杨同学扮演，褚民谊是叶幼裴老师扮演，张斗南是王敬之老师扮演，船长是吴德浓扮演，孙宁世是李子谷同学扮演，孙继世是罗莼芬扮演，巡捕和武官多人由冯次文、刘华榜、包庶绩等扮演。当中台词极其简练精彩。吴校长字斟句酌，并请任伟昆参加意见修正。因此演出效果很好，观众赞赏。追悼会起到了宣传教育意义深远的作用。除学生外社会观众很多。一时在封建意

识为最严重的南溪，激起了春雷的震荡，街谈巷议，轰动城乡。于是斗争中又起了一阵波澜，学生革命思想高涨，南溪旧社会的封建势力受到冲击，国民党各派集团亦起而争夺文教阵地，吴小波被迫辞退校长职务。省方另委校长，遭到南中学生反对，旅省学会出面调停，才由曾孟良接任校长之职。

孙俊明先生原名孙炳文，早年在四川教育界有名。县人洪百川曾延为遂宁师范教师，后同朱德留学外国，回国后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总教官，后为北伐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当时曾介绍县中青年去黄埔学习。南溪农民起义时搞军事工作的洪默深就是他介绍去的。孙俊明先生早年诗文，《南溪文徵》略有记载。

任伟昆即任锐，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誉称“妈妈同志”。北平解放后，积劳成疾，于一九四九年四月逝世。

一九八〇年四月

南溪县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儿童团

杨　汝　刚

我在五十三年前，刚满十二岁，在奎峰书院头的“南溪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二十一班，校长是吴小波。那时的教育工作，受封建制度的影响还大，名称仅管叫学校，其实还是和旧私塾差不多。教师中多数是一些有功名的秀才、举人等老先生，他们的仪态是十分威严的，他们的举动是十分恭谨的。老师和学生是猫和鼠的关系，各不相近的。

一九二七年上期，从外地读书回来了几个青年，有张守恒、赵淑群、张质夫、廖时勉等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到我们学校当教师。他们同原有的老先生们就完全不同了，对学生的态度十分和蔼，说话非常亲热，平俗易懂，并不咬文嚼字的。每天与学生们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其中张守恒先生最喜爱学生，学生们亦喜欢接近他。每天课余或星期日，只要天未下雨，他都要带着一些学生去河边玩，或郊外游转，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和国内国外的一些情况。他说湖南的农民都团结起来了，成立了“农民协会”，女人亦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年轻的男女，都背起各种各样的枪、梭标、大刀、或扁担成立了游击队，把团总、保正、乡约有的打死了，有的关起了，有的撤消了，公事都由农协会来办。尤其是男女儿童亦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他们拿着梭标或

棍棒，每天都出来站岗放哨。在高山上、大树上、路口上都有儿童团的岗哨，如果看到军队来了，就吹口哨，或做各种叫喊，通知所有的人作好准备，没有事的时候，就保护着大家做活路，有单独的人来，要有农会的路票才准过去。遇着可疑的人，就立刻报告农会，并悄悄的追随着，观看他的行动，必要时就把他抓起来。有人问，那些农民是咋过会组织起来呢？张先生就说是共产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革命，那些地方的土豪劣绅都打垮了，没有穷人和有钱人的区别了，大家都平等了，有不甘心的豪绅要反抗农会，农会就把他抓来戴起高帽子打起锣游乡，他们就不敢乱说乱动了，有最凶恶的就把他就地枪毙了……。张先生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贫苦农民王洪发佃地主刘双喜八担水租的田，因天灾年缴不起租，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使我很受感动。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有一天下午，他同我们十多人，有曾　诚、陈寿椿、熊文远、郭象元、还有两个姓张的是罗龙场人，一个姓罗的是牟坪人，一起到王爷庙河坝头去耍，他忽然用手掬起一捧河沙来，他说："你们看这河沙能不能发出很大的力量来？"我们说："它有什么力量！用口一吹，都会把它吹跑"。他说："不错的，现在用口都能把它吹跑的，是因为它现在是一捧散沙，但是，你们不要小看了它，如果我们用水门汀（水泥）把它团聚起来，或者其中再加上一些钢条做骨干，就可以修成又高大又坚固的洋房；如果把它用来做打仗的工事，开花炮（大炮）都打不烂它。就如我们的中国人民，现在还是一捧散沙一样，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

军阀、官吏来压迫我们，土豪劣绅来剥削我们，我们就没有力量和他们抵抗。因此，我们就只有受侵略、受压迫、受剥削、过着贫穷、困苦的非人生活。你们说，你们十几个人，哪一个不怕曾大老爷、郭大老爷，就因为你们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的力量，如果你们十几个人，或者再多一点人，团结在一起，你们就有很多人的力量，你们的力量就很大了，你们就不会怕他们了。反转来说，"他们就会怕你们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大家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道理，思想上一时还不大明白，没有人答话。他又从衣包里拿出一扣线，他先抽出来一条向大家说："你们能扯断它不"？大家都说："这有什么不能呢！不说是一条，三条，五条我们只消稍用点力都扯得断"。他说："不错、你们是能够扯断的，因为它只有三条、五条。然后他就把一扣线拿给我们，他说："来、你们把它扯断吧！"大家一看都说："众多线条，哪个扯得断？"他说："就是嘛！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叫"团结就是力量。"人亦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没有力量的，如果我们全国四万万人一起团结起来，那就有四万万个力量。有什么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不倒呢？共产党人闹革命，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消灭压迫和剥削，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民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这就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大家听了，心情非常激动，有人就说："二天我们长大了，我们也要去干革命工作。"张先生接着说："对！你们长大了，应该去干革命工作。不过、现在你们虽是小朋友亦能做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的，亦是叫革命工作的。像你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